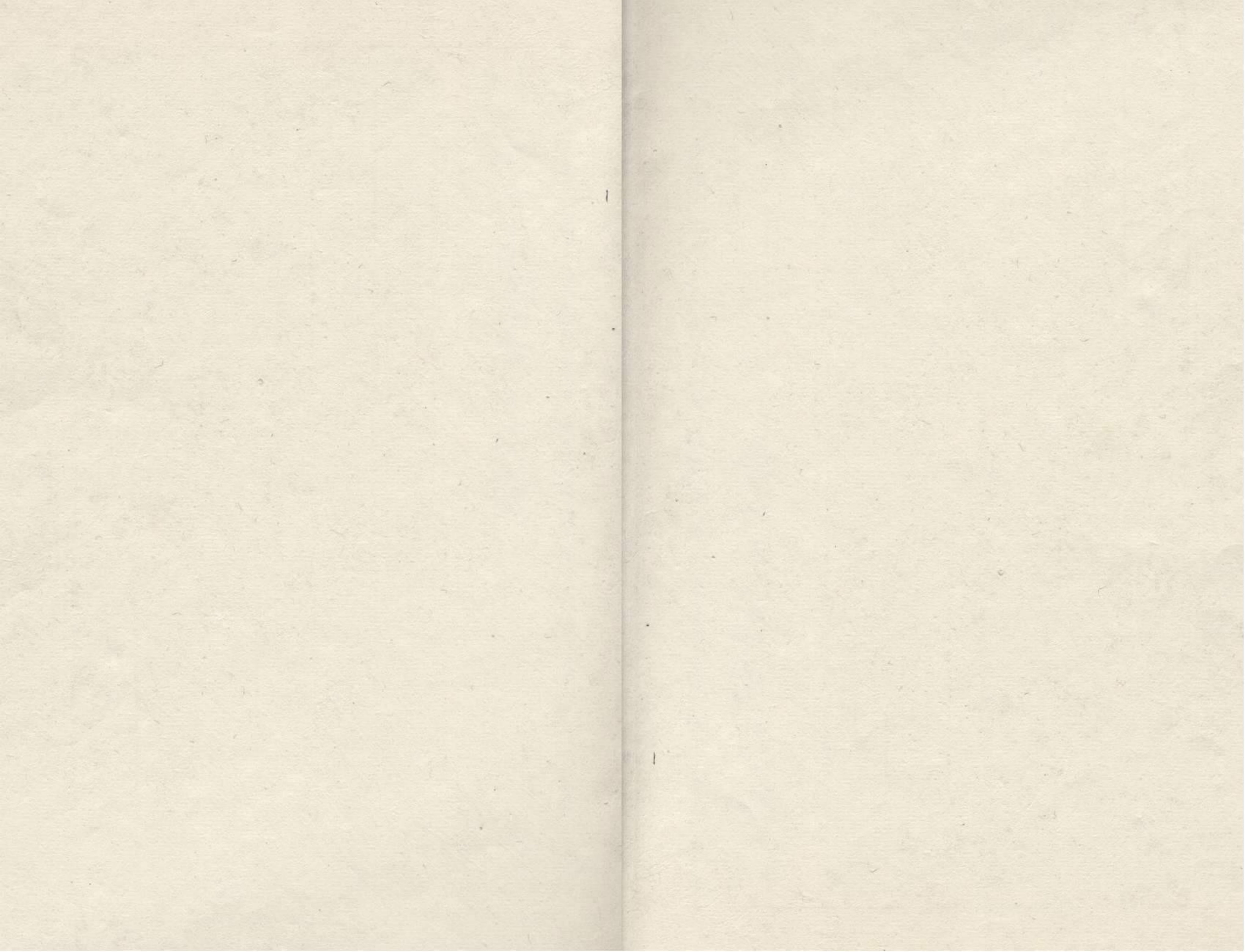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

二



吳退庵取水飲獄

宋吳退庵淵開闢建康盧侯劉子澄於其寺長老皆
吳上客劉與長女七分允厚每對榻方丈甚定乙亥某
夜半長老覺而聞明燭呼劉起座曰異哉適夢之則
至冥府流觀至一所標曰聚斂獄一人荷校乃退也
出相對大驚遂不復寢未幾扣寺門報退庵於二更
死矣

毒塵之報

江州山文英畫性毒塵婢僕有過則椎其脛皆踰跚
行雙至元乙亥北六上竟前中其脛鏃入脛骨終不
可脫受苦古二年而死

賈秋壑之虐

賈秋壑居西湖之上嘗倚樓望湖諸姬皆從適一人
道粧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
壑曰爾何事之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
一合喚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受聘視之則姬之
頭也諸姬皆戰慄時咸淳年間也



雷擊梓斗

瑞州新昌李九郎者以不義而富至元年間一夕大
雷電繞其屋次早失其平日所川之斗後得之於墟
中併秤在焉瘞怪墟口如許大乃能入斗其中蓋其

家十秤不公平天故警之

天譴不仁

廣東馮孟祥有田數十頃常生發糶用三六九日先
一日交錢記簿給照馮孟祥死其子貪虐造一雙飛
斛空其下數寸併作一日發糶兩斛迭用忽忙中
莫能測次年發糶先一日雷電達其居明日發糶畢
雙底斛無內底而斛加大焉視之乃木屑續成也馮
有怒怒辭迅雷震之眼凸口裂腹脹如甕須臾吐血
繼以木屑乃斛板也吐訖而斃 又淮旱米直驟長
車某有米數萬發糶至半不欲增價夜運沙和於米
中明日發糶火火衝棟廩中皆沙無顆粒米矣車出
穢語腹中作患口中皆沙如人哺之出于齒間如傾
須臾堆積沙盡繼之以血而斃廩中空矣十數里米
揚山谷人競取之有米之地如經洒掃畧不汗雜
又至元戊子端州胡宣甫雷火遍室亟拜空謝罪許
醮失其斗斛竟不可得胡浪其事里人無知者遂密
往撫州道觀醮醮值吉州楊希尹亦在醮醮亦同是
日番火焚其籍米簿及斗斛亦不欲人知故稍遠至
是觀也行持道士醮畢即死胡宣甫楊希尹皆喜其
米價故也

欺詐

古板欺詐

一推州官劉氏少年入京携資巨萬寓居驛壁日
去音樂問店翁對曰湖南張安撫宅眷安撫在蘇州
未回無正室諸妾皆美有意即可諧也劉詰道意兩
云門子須百上婆娑須二百十方可入也劉如數
之隨店翁以往留連累日忽報安撫回劉匿床下交
撫升堂諸妾以次拜訖一童曰侍即出後一盃官人
在此款宿數日安撫大怒索之以一劉拜伏謝罪安
撫書詞送臨安府婆娑盡用三懸免不許劉等請店
翁謀之錄所獲金幣以贖罪入狀領劉歸因遣別寓
劉就整然平浼親識因言其故乃知店翁偽為安撫
等集諸娼欺之也重訪店翁皆無矣訟之竟無大血焉
又岳州方山長隨父通判寓臨安偶如廁畢忽小門
中一女子捧水與盥手延茶方意娼家繞茶女子忽
倉皇曰官人來也匿之一室官人者入室點檢而去
方問女子此何處曰曹侍郎府也適侍郎直閣妾直
閣妾也妾慕官人年少故邀至此方始悟非妓館大
驚急欲出女子不可欲與合一方驚恐問無與忽一姬
入室曰好好好大呼叱罵群至捕方將解官方擊其
懇免遣僕取金帛千餘緡以脫後再探訪即無曹氏
即居此乃曹皇城工屋有客人僦之居月餘去矣臨
安若此欺詐不一

誰健獲報

州鄧榮以誣狡起家鄉有宦家子亦尚鄉結其親
劫騙其家產殆盡巧而死鄧為鹽商於江湖者二十
年宋紹定年間湖間遇寇一寇儼如宦家子縛鄧之
子媼其媼女盡掠其資以去鄧貧困十年而死子亦
焉焉

教人與訟破家

浙西米信夫柔惡誰健時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
死紛爭因兄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
兄弟抑鬱而死米由是富者二十年至元戊寅遭反
誅逆訟牽連到邑見米申嚴如其弟抑令招承斃其
賢免焉然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
與其妻女子婦八人俱死于囚

教人與訟

至元癸未吉州安福縣劉願質租發背治之瘥復發
于醫背治之瘥復發于背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
殃願質遂命道流告斗是夕夢一人引至一所中有
殿宇其人先入反閉其門願質遂扣門久之無應者
或曰汝可於大楹下扣門願質如其言有人開門云
至殿前見殿上王者曰汝犯天律故杖爾告斗遠可
免乎願質對以無罪王者曰汝在人家作館作許多
罪過願質遂對以平生館簿其處其處所作為皆

可對人言付之於心一毫無愧王者曰汝館寓其人
家造端令其致訟遂至兩家破蕩昔君得無罪願質曰
此乃某弟願立非某也王者命吏照勘果然乃愕然
視之遂曰汝可歸當增汝壽業願質曰某患瘡受苦
如此且盡藥之費亦不少某何辜而至此傍有吏曰
嘗別有償汝遂覺初願質入門時見屋廡皆庫各有
牌額善庫子姓名一云庫子李某乃本邑壽昌觀道
士李丙庚姓名資囊甚巨萬冥中嘗使之掌財也次日
嘗有僧館東饋米數斛問病次年此日願立遂死

戒

戒食牛肉

宋饒州村老元宵入城觀燈遇一人同行曰今年惟
秀州燈最盛村老嘆無緣能到曰我能縮地法爾謹
眼目我曾買爾以往俟我一躍然後開目則達矣村
老諾頃時開目見大城闕曰此秀州也燈燭熒煌鼓
樂喧雜入州治見太守方宴衆官村老告飢邀其人
取于肆其人曰勿入肆待取食食爾遂負其梁上每
一椀中取肉一脔以至見其燭不取第三位者食訖
故曰此人不食牛肉故不取之村老始疑其怪前
亦不食牛其人驚走村老墮地太守以為盜付吏
勘得實移文饒州照會乃釋 又至元癸未年廬
李用之為袁州縣中兼掌牛判時軍卒於海船場

賣牛酒往往稱牛病死給由一月給由數十一由並
綠殺數牛李慶至一官府有官懶僕中坐二綠幘吏
傍立一人就縛階下二卒黃抹額裸衣執鐵刺遍體
刺之若不勝痛苦狀李肘吏背問故曰私殺耕牛
李思常辨牛狀恐累已又見吏乃鬼面大驚趨走身
則汗流如雨盡吐所食牛肉病甚幾死遂誓不食牛
且以牛判付別吏仍戒勿輕給由至己丑年李家大
疫二兄皆死時李為龍興郡吏祈恩於鐵柱觀夢有
醫者來曰既不食牛病可不染李曰人常書門曰本
家不食牛肉者果可以免疫疾耶醫者領之而去遂
覺。大德辛丑福州錄事司衆官方蒞事忽有一牛
直至公庭下悲號而仆視其頸有血淋漓乃屠家已
刃之牛也衆官異之乃使吏人尋其來路血跡直至
東街林家其家正烹此牛忽失所在吏執之至錄事
司遂伏其罪性之靈有如此者寧忍食之

○寧都州安福鄉延福里武韶陳季安自幼戒食牛肉每崇
奉玄天上帝至泰定甲子年正月隣居各房皆疫病損人至
四月未愈季安於二月初三夜夢一神人披髮持劍在本家
云此家生平一不食牛肉汝等亦鬼母侍過此後果全家不
疫道以謝全家戒食牛肉報驗如此

分類 江湖紀聞卷之八

新刊分類江湖如 聞卷之九



大 郭 翼 聖 翼

報 應



李景文好生報

宋時恩州李景文惡殺好生凡有賣魚蝦螺蚌之屬盡鬻之池潭服丹砂喉吻生煙眼鼻出火皮膚如裂煩燥欲死投浸池中螺蚌遍捧如吮噏然須臾平復池水為熱螺蚌十數斛紛紛登陸悉昇于江或謂真

好生之報也

疫鬼不入善門

太平州梢人汪舟沙渚中夜聞人語曰何尚不至密窺舟隙見一舟泊蘆葦叢中十數人紅黃抹額相聚飲食頃更一白衣者乘馬至曰此間惟陳少卿家可往曰素聞大王何曰聞大王去矣何故遽去曰負人錢十二且悖其母梢人驚恐問忽皆不見旦見蘆葦叢中早船一隻乃病家送疫鬼者詢陳少卿家果病矣往其鄰云陳元祀闈王甚謹近因開解廬多取人利于十二悖其母皆然 又鄂州陳武元縣吏死後數

其子因訟其父忘其死父

日可來同往北市一番曰仇人在北市恐為所執
又曰毋傷也旬日後其夫死矣何暇及爾遂隨父行
至北市父袖中出小黃旗一束約五十餘柄令握之
遂一指示捕人門上明故曰所捕者皆忠孝人家
旗盡回朝而祝者明灯擊鐘父忽不見方悟其已死
既而北市皆病疫不病者五十餘家耳其仇人果死

蕭氏陰德

蕭氏羅氏婦病求醫醫神無不至皆莫能愈有
法官以道法著叩之亦不驗一日病已亟法官遂祝
帥將令檢尋渠家及外家有何陰德事求愈其病報
云蕭某四十五歲上無心中救了六人姓名已將此
說達冥司矣既而病果愈法官遂問蕭四十五歲上
陰德事件蕭恍不知一日食菰忽記四十五歲時館
寓水西有醫者在齋有急招之者云因食菰一家六
口皆以手爬壁如狂甚極醫者無策蕭記某方云若
常可鮮菰毒生者猶佳遂告之醫卒以收効故也

謝封金咒

福州王某來臨安省其兄近臨安二十里止宿次日
早行大雨如注山谷皆水一窟傍推出金牌六片於
而窺穴中堆積皆金也探之不可及時後有行人恐分
其利遂急以石填窟中封之以泥誌之以木奔告其
兄遂兄弟同來舊地尋獲一日暮竟不知所在復宿

入囊金甲人怒呵之曰荷君封我金元已將金
財六片相謝記安得再來驚而奔遂去

醫濟獲報

衡州彭某賣瘡藥於潭州下攝市見一人橫卧某
衣衫百結遍体皆瘡彭憐之與之藥不索錢逾二
遇其人於市而自白如雪咸無瘡矣以紙包為謝視之
則瘡痂惡而擲之鏗然有聲其人忽不見滿地皆金
也彭拾之及半而在地者比其為石矣尚獲金二兩
許時至元戊寅年也

曹子垂劉師文

明州曹子華年十四隨父商於蜀蜀大家彭氏變以

為婿奩具萬餘緡越十年彭氏緣訟借用數千緡曹
將歸浙聞其長舅女日夕悲泣問妻曰舅氏何位合
還所借長位事力不足議贖此女也曹聞大驚曰所
借元君家物豈可贖女以相酬曹時私索甚厚射留
異費外悉以與外家挈妻竟歸出峽過風舟已沈而
復出稍人云舟沈時三人翼舟以起曰有陰德增福
十八斤壽六斤曹歸浙復作商致數萬緡壽八十六
歲卒 又劉師文甲幼年流落蜀中母以縫紉教之
卒成都大姓楊氏奇之變以為婿楊死數年後方婚
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竊往窺壁見其
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之色妻至問故曰父

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為嫁資約銅錢二千緡近來多
故鬻之公以盡今皆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
也劉曰豈有為人壻而令其賣屋以相界者取券焚
之携妻竟歸後請舉登第官至侍郎

城卒獲報

吉州城內徐某无道婢送金鏡於城外親戚家婢挿
於頭中遂墜地而婢不知道城卒李某見而拾之隨
婢以行見婢入人家倉皇即出至南門江近勢將投
溺卒卒河而問故婢告之故卒舉而歸之婢大感謝
後適梅林溪村民為妻見卒承公文將渡水力挽到
家費孟酒為款及行則渡舟已在江中卒方悵浪間
舟復見日或空復大幸若非此婦延之以酒報之以德
則其命已葬魚腹矣

彭中方善報

彭州彭矩字中方自為童時端重謹愿未嘗遊戲羣
里或欺侮之皆不與較人謂之癡及長益慈祥謙遜
有蔬圃與里人聯界里人婦每竊採之彭佯若不知
彭妻夾雜為界而里人婦不樂時出穢語彭妻欲應
彭令之毋答一夕里人持其雞侵過其界丈餘夾之彭
亦不問彭之親欲令訟之有司彭斷不可里人聞之
其侵疆又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早歸商先夕

志收次日失之意彭特去燈山彭原之彭對以
商怒大罵且言失衣商欺彭懦必示其償彭如數
以之而去若此不一彭性好善喜行方便見飢者必
以食食之寒者解木衣之至於整橋脩路但力到可
以爲善善無不力行又脩合果香蘇散百解散香膏
應膏元等施病者時邑有吏張先與彭爲母黨姻張
爲吏亦以循良爲宰所故言無不從時里人侵彭園
界者以強橫於里爲人所訟官將杖之懇彭言於吏
俾請免免其罪人愈服其長厚端平甲午彭年三
十七尚未有子夫婦詣西嶽祈嗣未至十餘里宿店
將寢至命妻烹茶忽有道士入室揖曰請獻茶彭隨

道士行燭炬前道約行一更許至一所在乃大衙宇
守衛森嚴有樓樓者出迎延座問彭來故彭對祈嗣
樓樓者呼一吏告曰可去取履某判官彭承事在此
相見樓樓者引彭行禮履至一斤事一官人紫袍下
階延一樓樓者上履禮就座吏人五色袍各抱文書列
立左右男女雜下急足持杖者森然判官曰公
平生爲善冥間知敬但富貴當在後世彭曰今生富
貴尚不願况後世乎但某賤人曠景尚未有後不孝
有罪奈何判官曰此却無說彭方駭之傍一吏曰今
生爲善亦有謀更判官曰使退彭懇問故判官曰
公前生多犯良人婦故今生無嗣籍已注矣無可說

者彭曰前生事某不復知但今生某自信無過判官
自吏曰爾適何說吏取簿視之云彭里人犯罪當杖
彭不合言於張令免之謂之當惡判官曰此亦無害
彭不樂判官令取彭爲善簿觀之則彭平生九爲應
千大小善事歷々備具後擲之壽五十二再生某處
某家仕宦歷某處其數未一行云山東某官彭曰某
平生不願官壽判官曰然則公何欲彭曰但欲得一
子奉祖禰否人更欲少延壽筭更新此後無大禍患
足矣判官曰若此非我所能容奏定奪判官引彭行
至一大殿下瞻望不極但見燭炬輝耀判官上殿彭
候之見其親戚婦人亦在彭問來故婦人曰求嗣彭
問所祈應不婦人曰當有二子但其不合累悖翁姑
及犯某事奪去二子得力者今止可一子矣言既判
官下殿語彭曰皆允所請矣但公當有三大難本是
大數難逃以公多行善事亦特爲削去黑籍矣彭喜
辭出見其里人劉某問其來故曰吾兒久當登第在
甲科仕宦至監司以占里人墳及一應大小罪惡凡
三十事降黃五甲止得某邑簿尉昨與族人爭田今
又擬削登科籍但可請舉故在此照應彭方悟其已
死駭之有衣紅人呵之使出忽在店中乃夢初覓汗
流如雨事畢祭尚未濟言彭初就寢即醒彭怪之明
日詣廟如儀朝謁遂歸首告劉某以故方與族人爭

致訟劉悟讓田與族人爭其年劉請奉明年登
第在五甲終於某邑簿尉既而彭生三子未幾蜀亂
十室九死彭舉家無恙出蜀挈家泛江舟覆皆溺彭
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二人先在岸矣云母
子攜手板擊舟柁得免越三日一漁舟并載其二子
以至一家親屬遂得皆在開慶已未彭寓光州逃避
山藪哨騎數百至多被殺擄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
彭所避處二三丈許風反火滅咸淳癸酉年卒於臨
安年七十七其親戚婦人後果生三子長子為商死
於途次子登科未幾死惟存幼子焉

龜報黃叔子

景定癸亥荆門軍黃叔子處京學病亟報其子至未
至十數里宿田舍繼有扣門投宿者與黃各通姓名
談論古今亶亶可聽因問黃來故曰尊君得非黃叔
子耶黃曰然何故相識其人曰予死尊君實生之近
聞其病乃因多食魚生曾中積冷悞食涼藥今但服
薑附湯可愈今幸相遇予可毋行言訖不見黃到京
乃知其父因上膈熱多服涼藥與冷積相併遂收効
薑附焉叔子平生未嘗活人但同齋曾獲一龜將脫
其殼黃憐而縱之意此報也

道人乾求善報

福州張某元大家夫婦皆好善樂施雲水道流羣食

其家宝祐丁巳年間張嘗於市見一道人橫卧道傍
滿身汗穢邀歸舍之張以子擊官急出誠妻曰道人
欲去則以百錢遺之次早道人告去妻如夫誠道人
索銀子妻恠之道人曰昨日寄銀子二十兩在尔夫
處安得欺我遂轉地大呼不已妻以少釵挿遺之道
人必如數乃已妻不得已累增如數償之而去大恨
以爲平生好善乃獲此報仍誠左右曰夫歸切勿言
恐其好善之心息也未幾其子將受刑吏求銀二十
兩可免欲取於家恐不及事在邸中大憂同邸一道
人曰我善乾亦爲銀須用銀一兩爲母及用亦一兩
同燬之則皆成銀矣多々皆一夕可成張曰故將安
所而得毋與亦哉道人曰君勿憂遂開篋取銀子及
亦和於鼎中燬之但見青燄飛起高四五尺須臾青
燄息道人以水投鼎中曰旦視之則皆銀矣旦視之
果然求道人不見店翁曰道人今早筭結辭去矣張
大駭取銀子秤之恰四十兩亟將一半免其子罪并
携其半以歸妻聞之方悟即前日道人所爲也

李後林前身

豫章李後林義山之父修己赴成都通判任時聞太
守欲籍張主簿家產而非其罪到任首以爲言守曰
此事君不須與李曰奈備府二十同休戚守愧謝從
之張簿具啓致札來謝李歸德太守之毫無受時李

年四十九尚未有子張簿繪李像實天神前夫婦日夕拜祝願李通判早生好兒既而李迂守成都妻蔣氏有娠李夢張主簿來妻產一子即後林也後登第仕至中大夫

劉省元獲報

劉省元自登第後候差于京嘗有撲鵝者至劉一博勝焉博者泣下劉惻然憐之曰吾本戲耳不取其鵝曰姑以借爾博者拜謝而去一日劉入鰓鮓店延入內坐忽見博鵝者至駭曰官人何在此令窺鄰壁見所懸皆人手足劉大驚博者目之使疾出劉出店尚欲挽留之劉給曰容拉一官人同來遂亟告之府尹根究乃一宗室近親所為不敢顯其事止抵店主之罪蓋劉體肥彼欲得其肉為鰓鮓餌耳

補漏道人

寶慶年間衡州有周道人每日荷梯於人家屋簷前自登屋為人補漏人不須指示皆歷二補之一日但過三家人所與多少不較但留十八文搭堂餘盡貫酒飲之時嶽前有娼家常喜作齋供衡州常日人作供者齋葷相兼欲食葷者聽是日娼家仍只設齋供道人大怒曰別人家皆設葷供我今日特來却又只是齋供破其器皿大呼不已娼姬請曰道人慈悲我家元只齋供既云道人食葷容別烹雞以待道人曰

食我然我不欲殺爾卒斧柄出其足虎稽首而去歲
晚老者於屋後得一死獐明年復然又明年有見虎
負獐至屋後者自後遂不復然

易尚書前後身

潭州大瀉山有地百餘畝為庄戶易某占之直歲者
累白長老欲聞之有司長老依違而已因循十數年
遂置之不問易竟以為已業後長老順寂之夕庄戶
夢長老來乃生一子即山齋也名絳補入太宰釋褐
出身後官至尚書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九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十



大觀郭 齊鳳 雲翼

報應

薄德減壽

南康都昌縣傅氏女將適江州彭氏子求故紙於同居從兄欲以包裹付物其從兄素懷嫌隙遂將經卷數幅皆書戲謔詩詞及往來書信等與之後彭氏子見而大生疑嫌此女莫能自明遂自經死越三日彭

氏子暴亡將殮而甦言曰被一紅衣人扯去到一大庭闕有王者中坐引其妻與之供對遂對以見故紙之故方疑信間而彼自經死非我殺之王遂問故紙緣由妻言其故王命吏書其從兄姓名遣二卒追問不逾時其從兄至便自承伏王即就案判斷吏讀判云其從兄放還減壽二紀彭氏子放還傅氏女因緣未終今再生彭氏家作男子讀訖妻大哭彭亦哭吏推出門而甦遣人報傅氏其從兄亦暴亡方甦所言一同彭後再生男子命名曰傅生越八年從兄死年二十九

僧奔齋報

瑞州定慧寺一僧嗜利豢豕以數十許嘗有延其加
持水陸者時大暑齋餅餒鷹遂以食豕未幾數十豕
皆為大雷震死命屠鷓鴣為肉作穢氣無復食者

殺無辜報

至元辛巳年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
晝夢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
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榻揭帳曰是矣夫婦驚
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
矣逾日而卒

真願得報

廬陵楊老者富商也舟經小孤山往往以小姑為戲
俄風起浪沸舟人大恐遙告小孤之神許捨銅錢三
百千修廟風濤隨息安流津家既而思小孤之神但
能作威福於江湖年老倦遊心負此願同舟之人再
行促之酬還楊老乃以三百紙錢附之以往且作詩
云當來許了三百千今日酬還紙作錢寄與小姑休
要怒楊公從此不行船越數年溺死于里之小溪時
景定年間也

李屠為寇報

潭州湘陰縣李屠有田數頃妻博通經史自教其子
應龍讀書李屠常吐吐應龍年十七請舉明年赴省
不與果費妻家與少錢挑包獨行三日至某村日暮

無旅店遂橫入小路冀有人家可以止宿行未幾見
一大宅問爲鄭通判家遂入求宿門人不納再三懇
請有老門子曰天色已晚果難它往但官人不在家
待入覆過大安人令就門子房內暫宿安人曰既是
赴省官人請入書齋宿且令辦飯待之應龍甚幸既
而老門子出曰大安人請喫茶應龍恠而不敢遠大
安人詳問姓名盛設酒饋終坐諦視口中常作咄咄
恠聲應龍莫曉酒罷出齋幃帳其整整次早送關子一
千貫囑曰回途千萬拜來應龍候榜於京中第殿試
在甲科授澧州教授回途復至大安人家款延數日
曰官人酷似亡兒吾兒仕至廣州通判任滿罷歸全
家爲寇所殺惟老身在家免死耳吾家薄有田產雖
立宗人子爲後今見官人如再見吾兒令人不能捨
若能來此當分家產一半相與應龍詳有父母曰君
父母可俱來應龍姑諾之大安人再四言之以至痛
哭而別應龍到家亦暑偶出亟以告之母母垂淚曰
是卽汝祖母也汝父全家爲寇所殺惟留我在時汝
在我腹中五月餘矣今日之父卽寇也應龍大感痛
往告制置胡石壁頴大駭密遣人取大安人來仍以
應龍新除并請其父母會宴母至入宅堂見大安人
相對大哭且喜以李屠付獄推勘具得其情籍其家
而戮之令其母子與大安人俱歸仍申朝爲應龍改

姓時宋埋示時也

曾詠惡報

潭州湘潭縣吏曾詠擅權造惡常滿憲網初邑人胡石壁穎弱冠遊某寺揖曾詠答不為禮石壁怒退語曰六日作監司照籍之詠聞之罵曰小胡孫多買草鞋青來既而石壁領舉登第不十年知平江府兼淮西倉再調湖南提舉就家交印訖牒本縣追曾詠限未時到即鉗折左手右足供狀呈齊杖配瓊州籍沒家財送潭州土牢拘管并黥其二子妻女子婦各決十五分送潭州諸縣係籍曾詠至潭州時陳抑齋轉為帥嘗追曾詠不出怒之再鉗折右手左足日具存

亡中

毒夫化牛

杭州王大伯至元歸附後遷居新安子婦名西湖性慧黠喜塗抹不恤其夫愚陋一旦并其姑毒馬携囊將遁暴至隣人沈公夢其入牛欄而生犢面白唇丹眉如畫角如髻遠觀死然婦人也呼其名則舉首笑之則噴目或下淚後捨入里寺為常住牛其兄在杭州聞之至寺齋僧懺罪牛吐而斃時人刊其像貨焉

貪忍之報

龍興劍江有叔姪同居者其相親愛至元丙子姪患

之死且言曰必聲寃於陰府叔罔聞也死後三日大殮叔佯痛哭而撫摩其尸姪忽噓氣一聲及叔之身便覺瘡痒已而亦生丁瘡七月而卒

徐桂報應

夔州徐桂寓鄂州以少俊美姿爲富家婦田氏所慕匿其室三年由氏夫愚罔知也徐匿處煩厭欲挾以歸田曰君有室實我何所徐給以無誓與偕老艤舟河下收拾細軟乘暮登舟徐恐其夫追逐令田飲之而悉投之以毒田氏不知及到家徐元有妻田不安而妻亦不容取斷腸草滓酒中飲田氏而死得田所有萬餘緡遂爲富家既而妻產一子至宋室祐甲寅則所生子十七歲矣娶峽州阮氏爲婦徐同日納妾亦年十七歲時有青城山老道人以道法寓其里觀亦與昏宴明日語觀中道士曰造物會得打合冤家作一更道士詰故終不言但云明年當自知之明年子通其妻徐欲聞官阮氏密以斷腸草滓酒中勸徐飲訖方以告夫遂併飲其母徐桂夫婦皆卒徐子夫婦與妾併婢二人盡賣家資登舟焚其居而去里人但謂徐氏遭火一家焚死而已老道人遂語道士以徐殺田氏夫婦之事徐之子田之夫後身也徐之子婦阮氏田氏後身也當田氏奔後夫又毒死一婢在室官執之不能明白死於獄妾其後身已田氏雖非

殺夫而奔夫淫奔遂致殺夫猶殺夫也道士曰又當
有何報應曰終為夫所殺道士後至鄂州探問田氏
奔夫死及婢死事皆然田氏翁姑遂依其弟以居以
姪為子以所居出賣又係徐子買之以居後徐子嬖
其妾屢反目竟殺其妻

句縣令惡報

湖南句其有御史延之教子極尊禮之相處數年御
史死句掌其家政舉家聽命句與其子趨京求仕其
子雖同行而部中幹事皆句也句以其資得湖南某
縣令不復為其子謀給之以為可得府官但其文書
尚少遲且偽作部中人與言欲先歸禮上令自尋其

聞前

人催文其子垂淚不忍句不顧竟赴縣令任其子
不復見其人無資可歸憤恨而死御史之妻女數人
在家亦皆抑鬱相繼而死句在任年餘亦死有程十
三者攬載其棺以歸句一妻一子一女三婢二僕同
舟行二日程先醉其僕沈之復殺其三婢子亦投溺
妻欲溺程叱止之躄而媼之令水手遍媼畢亦投之
水且沈其棺獨留其女十數日後亦沈之分其六具萬
餘緡水手歸人見其所有疑之言於同官捕程等正
其罪時至元甲午午間也

蠶報

岳州直隸某孽蠶水中取其生絲以造道服方衣之肅

通體皆發積之鼻口眼耳已而十數血流既死

貼殺里人於獄

至元丙戌年間臨江新淦縣鄧梓林與里人微爭里人訟之官傳山雲與鄧厚說鄧以財賂殺里人於獄逾兩月傳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舊識劉某坐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糾拽二卒監押而過劉連呼逐之不及而止及到家乃知山雲於是日死矣

謀財殺人

言州大和張某元鹽商至元己卯年泊州某岸值漢水漂一婦人抱衣厨中江而下大舟救張以小舟往濟之見厨中皆金帛遂復推婦人下水至壬午年所居為水所漂一家十餘人皆溺

謀殺商人

淳祐癸丑江州湖口縣陳梢載二商過湖欺商弱沉之而有其資不復攬載為益商道日與流爭但朝吳城山諸王廟一次以祈福至元乙亥朝廟後夢神告曰以急歸汝伯竟已屆途來汝家矣一人來則取命一人來則取財若兩人來則財與命皆湏還之時大兵渡江陳遂收拾金帛作一篋負之登山須臾兵至一家比遭殺擄一空登山逐陳陳棄篋疾走兵得篋即去一大蛇逐陳寤其喉施之下山至大江方死

十數人相語曰江家之債三年償足我輩可歸矣江
悟犬亡處乃佃人吳某住其生前欠錢百三十千後
為劫盜里人火其居取其土成坑也

宦牛自官

言州永豐浪溪劉某以宦牛為業平日顆飯不計惟
飲酒無算有招之者必索酒大醉然後尾牛以行手
足便橫比牛覺之宦已竟矣且牛經劉宦皆易長大
強壯故招者絡繹至元戊寅遭訟牽連官逮之急劉
計無從出往飲鄰家大醉取宦牛力自去其腎並囊
俱絕裹以蘋葉投其妻曰了了了妻意了了也大喜
啓包視之復大驚欲絕若盡喪其牛之所有然呼
告隣里或就其包中取宦牛藥補之
愈矣留一窠而無傷於溺也妻果其取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卷之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 / [元]郭霄鳳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9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852-8

I. 新… II. 郭… III. 志怪小說—作品集—中國—元代 IV. I2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048238號

ISBN 7-5013-2852-8



9 787501 328529 >

書名 新刊分類江湖紀聞(全二冊)
著者 [元]郭霄鳳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一

版次 二〇〇五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852-8 / K·1103

定價 三六〇圓

